

Xin Sheng Guo Zhong Xue Jing Di San
Xin Sheng Guo Zhong Xue Jing Di San



鲁滨逊漂流记

(英) 笛福 原著

Lu bin xun piao liu ji



Lu bin xun piao liu ji

南海人民出版社

学生必读中外精品宝库

鲁滨逊漂流记

宋红艳 绘图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滨逊漂流记/赵强、王丰主编. -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8

(学生必读中外精品宝库)

ISBN 7-225-02341-1

I. 鲁... II. ①赵... ②王...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9794 号

学生必读中外精品宝库

赵强 王丰 主编

金作祥 责任编辑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总编室)

发 行 发行部:(0971)6143516 6123221

印 刷:北京金马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50 印张

字 数:3750 千字

印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数:1-5000

书 号:ISBN 7-225-02341-1/G·951

全套定价:19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印厂联系)

导 读

《鲁滨逊漂流记》属于我国读者熟知的外国名著之一。作者丹尼尔·笛福(1660-1773),是英国小说史发展新阶段中较早的启蒙家。他前承约翰逊、哥尔德斯密斯的随笔之长,后启斯威夫特、菲尔丁、理查逊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对英国及欧洲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他被誉为“英国与欧洲的小说之父”、“海上冒险小说创始人”等。

笛福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英国工商业迅速发展,海外贸易和海外扩张疯狂进行,政治上党派竞争激烈,社会上宗教矛盾尖锐。在这样一个时代,属于资产阶级中下阶层的笛福,有才智、有理想、富于进取心又敢于斗争,但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复杂多变。《鲁滨逊漂流记》是作者受一个真实的故事启发而写成的。1704年一名苏格兰水手赛尔科克因与船长发生争执,被船长扔在智利海外一个荒岛上,直到四年后水手才被另一艘船搭救,回到英国,其实这个水手在荒岛上并无什么值得称道的事迹,但笛福却根据这个水手塑造了鲁滨逊这样一个人物,并赋予他自己的理想,使其成了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个理想化的英雄。他不仅具有勤劳、勇敢、智慧、坚毅等人类优良的品质,而且具有理想资产阶级所应具有的一切特征:实干精神、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和严谨等。

鲁滨逊出生在英国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本可以听从父母的安排,过一种平静而优裕的生活,但他一心想遨游四海,闯荡世界。终于,他不听父亲劝告,开始了激荡的海上冒险生活,由于货船失事,鲁滨逊孤身一人漂落到一个荒岛上。陷入绝境

的鲁滨逊以超人的坚强和毅力,勇敢地向各种困难挑战,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开荒种地、砍树建房、驯养山羊、修造船只,后来又搭救了一个土人,把他收做仆人。凭着他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志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终于生存了下来。一直到第28个年头一艘英国船来到该岛附近,鲁滨逊帮助船长制伏了叛乱的水手,才回到英国,结束了20多年的荒岛生活。

回到英国后鲁滨逊成了富翁。后来,他又开始了一次航行,这次他走得更远,他的商船甚至驶到了亚洲,并经由印度和暹罗等地到了我国的台湾和南方沿海城市,然后由陆路北上,经南京而抵达北京。在这里,他参加了一个去莫斯科的庞大商队,走过了许多沙漠并在西伯利亚度过了漫长的严寒季节,最后到达了俄罗斯西北部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从这里回到了英国。

全书中最令人难忘的是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生活经历,作者用生动逼真的细节把虚构的情景写得使人如临其境,使故事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这也是这部名著经久不衰的原因。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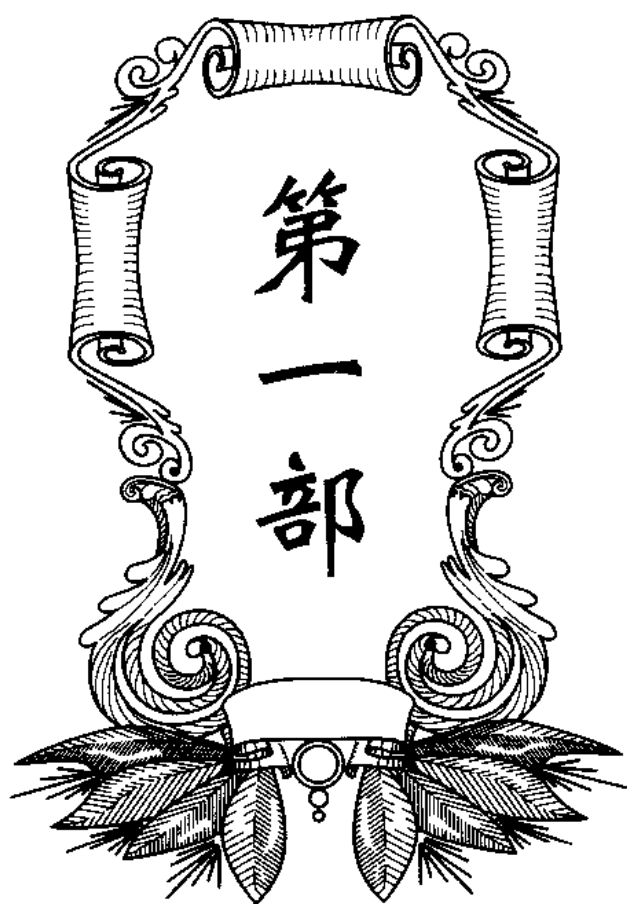
导 读

第 一 部

1. 我与我的家庭	(3)
2. 首次海上冒险	(6)
3. 磨难突如其来	(14)
4. 陷绝处却逢生	(28)
5. 孤身落难荒岛	(38)
6. 栖身荒岛家园	(47)
7. 记载落难日记	(61)
8. 冒险环视全岛	(87)
9. 小岛圈地驯羊	(119)
10. 惊现神秘脚印	(124)
11. 探寻野人踪迹	(134)
12. 恐怖的人肉宴	(149)
13. 夜半惊响枪声	(152)
14. “星期五”的出现	(165)
15. 有伙伴的日子	(172)
16. 和野人的激战	(192)
17. 岛上的新伙伴	(200)
18. 发现故乡船只	(210)
19. 帮助夺回大船	(218)
20. 重游我的故土	(234)

第二部

1. 我的“幸福时光”	(263)
2. 重踏冒险之旅	(268)
3. 再见我的海岛	(286)
4. 上帝的传教士	(319)
5. 永别了“星期五”	(329)
6. 惊险的印度行	(334)
7. 海上贸易经历	(355)
8. 直驶神奇中国	(369)
9. 穿越西伯利亚	(380)
10. 重归心灵家园	(387)





1. 我与我的家庭

1632年,我出生在约克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我们不是本地人,父亲是德国不来梅市人。他先前住在赫尔城,做买卖挣了一笔钱后就停了生意,移居到约克城并定居下来,在那儿他娶了我母亲。母亲娘家姓鲁滨逊,是当地一家名门望族,因而我的名字就叫做鲁滨逊·克罗索。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驻在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中校。著名的罗加特上校曾带领过这支部队。大哥是在同西班牙人的作战中,于敦刻尔克阵亡的。至于二哥的下落,我现在一无所知,就像后来父母不知道我的下落一样。

我是家中的小儿子,父母没让我学什么谋生的手艺。从很小的时候,我便喜欢胡思乱想,脑子中充满了许多遨游四海的念头。父亲那时年龄也老了,但他还是让我接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除了送我去寄宿学校外,他还让我上过乡村义务小学。父亲一心一意想让我学法律,但我一心想的是航海,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为此,我多次违背父亲的意志和严命,也完全不听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告。我的这种顽固不化的怪脾气,仿佛注定了我未来的不幸命运。

我父亲是一个既有眼光又处世认真的人,他很早就看出了我的计划中的危险性,向我提出了许多严肃且有益的忠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十分诚恳地规劝了我一番。(那时他正因痛风而行动不便,)他问我,除了满足自己漫游四海的癖好外,还有什么理由要离开自己的家庭和故乡。他认为,在家乡我可以经人引荐,立身社会,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完全可以发家致富,过一辈子安适快乐的日子。他对我说,一般出



鲁滨逊漂流记

海冒险的人，不是穷困潦倒就是妄想暴富，而这两种情况对我来说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他说我的社会地位恰恰是在两者之间，根据他的经验，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既不像那些体力劳动者要受尽千辛万苦，又不像那些上层人物因权力和名利而搞得狼狈不堪。

接着他又十分诚恳而慈蔼地劝我不要耍小孩脾气，不要自寻苦恼。最后，他用大哥的例子来开导我。对于大哥，他同样认真地规劝过他，叫他不要去打仗，但是他不听，年轻气盛，最后在战场上丧了命。只见他一边说一边流泪，特别在他谈到我那丧失性命的哥哥时。当他讲到我将来一定要后悔，求助无门时，更是悲不自胜，竟伤感得中断了他的谈话，说他的心已充满了忧伤，不能再说下去了。

我当时深深地被这段话感动了。真的，谁听了这样的话会无动于衷呢？我决心不再想出海的事儿，听父亲的话，老老实实在家呆着。

但几天后，我的决心已被忘得一干二净。简单地说，为了不让我父亲再纠缠我，那次谈话后的好几个星期里，我一直远远躲开他。但是，我并不仓促行事，不像以前那样头脑发热时想干就干，而是等我母亲心情较好的时候去找了她。我对她说，我一心想到外面去见见世面，除此之外我什么事也不想干。父亲最好答应我，免得逼我私自出走。

这番话使母亲大为生气。她对我说，她知道同我父亲讲这类事根本没用，因为父亲知道什么事对我有利，绝不会同意我去这样自找苦吃；她说她感到奇怪，因为她知道父亲对我的那番话说得苦口婆心，关怀备至，而我在这次谈话后居然还动这种脑筋；总而言之，她说如果我硬是要毁掉自己，那也没有办法；但要他们同意我这么做，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就她而言，她也不愿再插手我这种自我毁灭之举，免得我日后振振有词地说：当初父亲是不同意的，但母亲却同意了。

我与我的家庭



尽管我母亲当面拒绝了我的请求,表示不愿意向父亲转达我的话,但事后我听说,她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深为忧虑。他对母亲叹息说,这孩子要是能留在家里,也许会很幸福的;但如果他要到海外去,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此,说什么他也不能同意我出去。





2. 首次海上冒险

事后大约不到一年,我便开始了第一次海上冒险。

有一天,我偶然到赫尔城去。去的时候,我心里并没有意思要逃跑。可是到了那里之后,我的一位同伴正打算坐他父亲的船到伦敦。他用一般船上人招引水手的方式,怂恿着我跟他一块去,说一文钱不要我的。于是我也不再同父母商议,甚至连一个口信都不送给他们,只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听我的消息;既不求上帝或是我父亲的祝福,也不考虑一下当时的处境和后果。

1651年9月1日,我终于登上去伦敦的船。天知道这是个多么糟糕的时间!我没有请示父母,甚至都没托人传个话,由他们猜我上哪儿去了。我没有祈求上帝的福音和父亲的祝福,不计一切后果,我相信没有哪一个冒险家像我这般快、这般持久地遭到报应。船还未离港,风已经起来,海面上涌起层层大浪,叫人胆战心惊。我过去从未出过海,晕得昏天黑地,心里不知有多害怕。我开始郑重其事地反思自己的行为,上帝对我离开父亲、放弃责任的劣迹的惩罚是多么公正。双亲的谆谆教诲,父亲的眼泪,母亲的哀求,历历在目。当时我的心肠还不像后来那么硬,为逃避对上帝和父亲的责任、蔑视忠告的行为而深深自责。

风越刮越猛,我从没到过的海上波涛汹涌——但是,同我后来看到的几次相比,甚至同我稍后几天看到的相比,都还谈不上什么。然而,对于当时我这样一个毫无航海知识的年轻生手,这景象已足以叫我胆战心惊了。每个浪头打来,我都觉得会把我们的船吞没;每一次船落在波谷,我都以为要直沉海底,再也起不来了;在这种惶惶不安、战战兢兢的心情下,我多次发誓又几回痛下决心,说是只要上帝在这次航行中饶我一命,只要让我的



脚仍能踏上陆地，我就马上直奔老家，回到父亲的身边，今生今世再也不上船了；而且，我要听从父亲的劝告，再也不干这类自讨苦吃的事了。到了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我父亲的远见卓识，认识到他在处世那种中庸之道的妙处：他这一辈子过得轻松自如、安闲舒适，既没去海上蒙受狂风暴雨之苦，也没在陆地上遭受艰难困苦的折磨。我决意要做个回头的浪子，一旦上岸，便回到父亲的身边。

在狂风大作的当儿，甚至在风停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冷静清醒的想法总盘旋在我脑海中；第二天风浪小了些，我也就稍稍习惯了一些。但整整一天里，我打不起精神来，因为我仍然有点晕船；时近黄昏，天开始放晴，风也完全停了，随之而来的是个风光无限的晴朗傍晚；只见轮廓格外分明的太阳落了下去后第二天早晨又原样升了起来，照耀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我觉得，在我见到过的景象中，这是最叫我看得满心欢喜的。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也不再晕船了，精神很好。望着前天还奔腾狂哮的大海，竟一下子变得这么平静柔和，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位引诱我上船的朋友惟恐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过来看我。“我说，鲍勃，”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感觉还好吗？我说，那天晚上吹起一点微风，一定把你吓坏了吧？”“你说那是一点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你把那也叫风暴？那算得了什么！只要船牢固，海面宽阔，像这样的一点风我们根本不当回事。不过，你第一次出海，也难怪你，鲍勃。来吧，我们弄碗甜酒喝喝，把那些事统统忘掉吧！你看，天气多好啊！”我不想详细叙述这段伤心事。总之，我们按照水手的方法，调制了甜酒，我喝得酩酊大醉。那天晚上，我尽情喝酒胡闹，把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与反省，以及对未来下的决心，统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简而言之，风暴过后，大海平静如镜，我头脑里纷乱的思绪也随之一扫而光，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消失殆尽，我热衷航海的愿望又重新涌上心





头。我把自己在危难中下的决心和发的誓言统统丢之脑后。有时,我也发现,那些忏悔和决心会不时回到脑海里来。但我却尽力摆脱它们,并使自己振作起来,就好像自己要从某种情绪低落中振作起来似的。因此,我就和水手们一起照旧喝酒胡闹。不久,我已经能控制自己,不再让那些念头死灰复燃。五六天的时间里,我就像那些想摆脱良心谴责的年轻人那样,完全战胜了良心,为此,我一定会遭受新的灾难。上帝见我不思悔改,就决定毫不宽恕地惩罚我,并且,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无可推诿。既然我没有把平安渡过第一次灾难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拯救,下一次大祸临头就会变本加厉。那时,就连船上那些最凶残阴险、最胆大包天的水手,也都会害怕,都要求饶。

出海第六天,我们到达雅茅斯锚地。在大风暴之后,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因为尽管天气晴朗,但却一直刮着逆风,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海中停泊处抛锚。逆风吹了七八天,风是从西南方向吹来的。在此期间,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到这一开放锚地停泊,因为这儿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船只都在这儿等候顺风,驶入耶尔河。

我们本来不该在此停泊太久,而是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无奈风刮得太紧,而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势更猛。但这块锚地素来被认为是个良港,加上我们的锚十分牢固,船上的锚索、轆轳、缆篷等一应设备均十分结实,因此水手们对大风都满不在乎,而且一点也不害怕,照旧按他们的生活方式休息作乐。到第八天早晨,风势骤然增大。于是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一齐动手落下了中帆,并把船上的一切物件都安顿好,使船能顶住狂风,安然停泊。到了中午,大海卷起了狂澜。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钻入水中,打进了很多水。有一两次,我们以为脱了船锚,因此,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把锚索放到最长限度。

这时,风暴来势大得可怕,我看到,连水手们的脸上也显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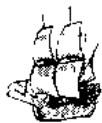


惊恐的神色。船长虽然小心谨慎，力图保牢自己的船，但当他出入自己的舱房而从我的舱房边经过时，我好几次听到他低声自语：“上帝啊，可怜我们吧！我们都活不了啦！我们都要完蛋了！”他说了不少这一类的话。在最初一阵纷乱中，我不知所措，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船舱里——我的舱房在船头，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最初，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而是变得麻木不仁了。我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次的风暴与上次一样也会过去。但我前面说过，当船长从我舱房边经过，并说我们都要完蛋了时，可把我吓坏了。我走出自己的舱房向外一看，只见满目凄凉；这种惨景我以前从未见过：海上巨浪掀天，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再向四面一望，境况更是悲惨。我们发现，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重，已经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突然，我们船上的人惊呼起来。原来停在我们前面约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沉没了。另外两艘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只得冒险离开锚地驶向大海，连船上的桅杆也一根不剩了。小船的境况要算最好了，因为在海上小船容易行驶。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船旁飞驰而过，船上只剩下角帆而向外海飘去。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此事船长当然是绝不愿意干的。但水手长抗议说，如果船长不同意砍掉前桅，船就会沉没。这样，船长也只好答应了。但船上的前桅一砍下来，主桅随风摇摆失去了控制，船也随着剧烈摇晃，于是他们又只得把主桅也砍掉。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

大家可以想象，像我这样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上次遇见那么一点风浪都吓得不得了，这次遇到这种可怕的情形，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心情是那样恐惧。这种恐惧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自己在决心改邪归正后又重萌恶念的恐惧，这比对死的恐惧要大得多。这种心理上的恐惧，再加上风暴给我视觉上带来的恐惧，使我陷入一种没法形容的境地。





鲁滨逊漂流记

但是这还不算最糟的，更糟的还在后头呢。风暴越来越猛，就连水手们自己也承认他们从未见过这么糟的情况。我们的船虽坚固，但是因为载货太重，吃水太深，有点撑不住了，只听见水手们不断地喊叫着船要沉了。由于是新手，我当时还不明白“沉”是什么意思，一直到后来我问过别人才弄清楚。这时风暴更凶猛了，我看见一个平时很少见到的情况：船主、大副、水手长和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在不断地祈祷，认为船随时都会沉到海底去。到了半夜，灾祸接踵而至。突然，一个去检查舱底的人跑上来，喊道：“船舱漏水了！”接着又有一个跑上来说，舱底的水已经有四尺深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一听到这话，我的心好像骤然停止了跳动。本来坐在床边的我一下子仰翻到船舱里去了。这时有人把我叫醒，对我说：“你以前什么事都不会干，现在抽抽水大概可以吧！”于是我便打起精神，走到抽水机旁，十分卖力地干起来。正干着，船长看见有几只小煤船因为经不起风浪正顺着风向海上飘去，当从我们的船边经过时，他下令放一枪作为求救信号。我当是不懂放枪的用意，听到枪响，大吃了一惊，以为是船破了，或是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总之，吓得跌倒在甲板上，晕了过去。这时人人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人来管我。于是另一个人走过来，接替我抽水，他大概以为我已经死了，一脚把我踢开，由我躺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继续不断地抽水，但底舱里进水越来越多。显然我们的船不久就会沉没。这时尽管风势略小了些，但船肯定是不可能驶进港湾了。船长只有不断鸣枪求救。有一艘轻量级的船顺风从我们前面飘过，就冒险放下一只小艇来救我们。小艇上的人冒着极大的危险才划近我们的大船，但我们无法下到他们的小艇，他们也无法靠拢我们的大船。最后，小艇上的人拼命划桨，舍生相救；我们从船尾抛下一根带有浮筒的绳子，尽量把绳子放长。小艇上的人几经努力，终于抓住了绳子。我们就慢慢

